



危 险 永 远 比 想 象 中 离 你 更 近

# 不存在的男孩

SAY GOODBYE

【美】丽莎·嘉娜 (Lisa Gardner) /著 牛思佳/译

# 不存在的男孩

SAY GOODBYE

【美】丽莎·嘉娜（Lisa Gardner）/著 牛思佳/译

SAY GOODBYE BY LISA GARDNER  
Copyright: © 2008 BY LISA GARDNER, INC.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ANE ROTROSEN AGENCY LL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BEIJING ALPHA-BOOKS CO.,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版贸核渝字(2013)第56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存在的男孩 / (美)嘉娜著;牛思佳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5.3

(FBI心理分析员系列)

ISBN 978-7-229-08896-5

I. ①不… II. ①嘉… ②牛…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4794号



### FBI心理分析员系列: 不存在的男孩

FBI IN LIFE AND DEATH BUCUNZAIDENANHAI

〔美〕丽莎·嘉娜 著

牛思佳 译

出版人: 刘小平

出版监制: 王舜平

策划编辑: 张慧哲

责任编辑: 刘美慧

责任印制: 杨 宁

营销编辑: 王丽红

装帧设计: 主语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投稿邮箱: ljhztr@vip.163.com

三河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2 字数: 258千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曲

“在美国，黑寡妇和隐居褐蛛是很危险的。”

——《蜘蛛家族》

选自《黄金指南》，赫伯特，洛纳·利瓦伊著，圣马丁出版社，2002.

他的手指深陷在她的秀发中，两人更加紧密了。他呻吟着，喉咙里发出享受的低吟声。

有时，汤姆把金妮和圣人相提并论。他告诉金妮她光彩艳丽，美丽动人，像深色的格鲁吉亚玫瑰。他甚至还曾经告诉金妮他爱她。

一个男人在这种销魂的时刻，什么话都可能说出来。

“该回家了。妈妈说如果我再宵禁以后回去，就不让我进家门。”一切归于平静后，金妮说。

“你妈妈？她都不能以身作则！”

金妮没有理他的话。“你不是还要去追你的队伍吗？或者去找你的达莲娜快活。不看一眼她的情哥哥，她大概睡不着觉吧。”

她刚开始说的时候是开玩笑的口吻，可说完时却带着尖酸严肃的语气。就算知道自己在这个世上的位置，不代表就要为之满足，为之

高兴。

汤姆在金妮旁边变得安静。他凑过来，用拇指轻抚着她的脸颊，这个奇怪而陌生的动作甚是温柔。

“我有东西给你。”汤姆突然说道，然后缩回他的手，伸进牛仔裤的前兜儿里摸索。

金妮蹙眉看着他。他当然要给她点儿东西。这种事情就是这样的：穷苦白种女孩儿为了追求金钱，与帅气的足球队主力发生肉体上的关系，而男孩儿就送女孩儿精美闪耀的礼物作为回报。因为所有的男孩子们都有需求，无一例外，但并不是每一个都能从他们思想保守的女朋友那里得到满足。

汤姆目不转睛地盯着金妮。金妮愣了一下，低头看着他伸出的手，发现他拿的是他自己的纪念戒指<sup>1</sup>，着实被镇住了。

“见鬼！那是什么玩意儿？”金妮忍不住喊道。

汤姆退缩了一下，但很快稳住了自己，说：“我知道你很惊讶……”

“达莲娜如果看见我戴着这个戒指，会用勺子把你的心挖出来。”

“她已经不再重要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她不重要了？”

“从星期六晚上我和她分手的时候。”

金妮盯着汤姆，说：“你有病啊？你怎么干这么蠢的事？真见鬼。”

汤姆的脸一下沉了下来。显然，他没预料到金妮会有这样的反应，

---

1 对于美国毕业生们而言，class ring（毕业戒指）是除服装之外另一样重要的“道具”，代表着学生对母校的热爱，也包含取得文凭之意。

可他还是向前走了一步。“金妮，亲爱的，我觉得你不知道……”

“啊！我知道得很。达莲娜漂亮。达莲娜有好看的衣服，还有她爹的钞票，还有精美的口红。她当然不会用这些去玷污她那条件不错的男朋友。”

“你没必要这样说。”汤姆有点着急了。

“怎么说？可爱的小达莲娜不会忍气吞声的？所以现在你就相信自己爱上了我这个穷小姐？”

“别那么说……”

“别说什么？别说实话？我知道自己的身份。在这卡车上，你就是个满脑袋是屎的笨蛋。我想要一条金项链，你已经答应我了！”

“就这样？就是因为项链？”

“当然是因为项链。”

汤姆仔细看着金妮，手托着自己的下巴思索着：“知道吗？特雷斯提醒我，要警惕着你点儿。他说你有卑鄙的一面，蛇蝎心肠。我告诉他他错了。你不是你妈妈。金妮，你可以成为……你可以成为很特别的一个人。至少……”汤姆挺挺肩膀接着说，“至少对我来说是特别的。”

“你到底出什么毛病了！”金妮忍无可忍了。她猛地打开车门，从车上跳了下去。她听见汤姆着急地想从另一侧车门下来，可能是想在她做蠢事之前阻止她。

他们把车停在了森林中的伐木道上，这是一片被荒弃的地方，路面在金妮的脚下显得既坚硬又不平坦。可她现在如此冲动，甚至想跑起来。她想飞起来，沿着高大的佐治亚松树交织成的隧道一直飞。

金妮年轻矫健，像她这样的女孩可以跑很长一段时间。老天知道，如果自己受过训练多好！

“金妮，别不和我说话啊！”

金妮的身后传来了汤姆的声音。他的声音很真诚，但也给金妮留了空间。老天啊，救救她吧！这个男孩儿可能学过诗，或者听过莎拉·麦克拉克兰<sup>1</sup>的歌，或者诸如此类的乱七八糟的东西。近来，人们都希望对方有深度。但是他们难道意识不到那些陈词滥调更容易驾驭吗？

金妮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抬起头，注视着天空中的繁星。她觉得：生活给了自己柠檬，就应该用来做柠檬水。这种荒谬的想法让她自己都觉得可笑，甚至想痛哭一场。所以她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她攥起拳头，调整好心情。虽然不在乎旁人的看法，但她这样的女孩还是不能忍受被人看得很廉价。

“好吧，汤姆，”金妮开口了，“我必须说实话：你太让我吃惊了。”

“好吧，是啊。我自己也吓到了。我本意不是这样的。”

“你会受伤的，知道吗？我戴着那枚戒指，学校的孩子们会说闲话。”

“那就让他们说吧。”

“还有四个月你就毕业，到时就万事大吉了。加把劲儿，汤姆，你不需要这个破东西了。”

“金妮……”汤姆又开始着急了。

金妮把手指放在他的嘴唇上，说：“汤姆，我收下你的戒指。”

“真的吗？”汤姆重燃希望，心怀真诚。去他的莎拉·麦克拉克兰。

“你带项链来了吗？”

---

1 加拿大女歌手。

“嗯，我带了，以防万一，但是……”

“给我项链。我把戒指穿在项链上，用衬衫盖着点儿。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只有咱们俩知道，至少毕业之前要保密。我不需要你大张旗鼓地告诉我你在乎我。现在，你所做的这一切……”金妮的声音变得尖锐起来。她强迫自己用欢快的语气结束自己的话，“你想这么做，对我来说已经很重要了。”

汤姆的脸色亮了起来。他在口袋里使劲儿摸索，拿出了一个小拉锁袋儿，里面装着项链。可能是在沃尔玛买的。十四克拉——这足以让她脖子上的皮肤都眼红了。

见鬼，一切都是为了这个鬼玩意儿？

金妮拿出项链，穿过戒指，给了汤姆一个会心的微笑。

汤姆开车很快，但到金妮家时还是比宵禁规定的十一点晚了十分钟。前廊的灯还亮着，但在黑暗处没有东西移动。

太幸运了，金妮的妈妈不在家，不会知道她回来晚了。今晚，金妮觉得自己确实需要休息一下。

汤姆想看着金妮进屋子，确定她安全了再离开。可金妮告诉他那样会更糟糕，她妈妈可能冒出来，大吵大闹。实际上，金妮只是在哄汤姆赶快走。两人又在一起度过了宝贵的五分钟，汤姆才开车离去。

金妮讽刺地想，“我的英雄，呵呵。”她转身向家走去。

金妮的家狭小破旧，更别提草坪了。外面暗淡阴森，里面更是黯然无色。可是啊，正如古语所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至少这儿不是个拖车公园。金妮以前也有爸爸，高大帅气，笑声爽朗，下班回家后经常用健壮的胳膊举起金妮在空中转圈。

可她爸爸去世了。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路面都是冰，她爸爸没有

刹住前车轮。保险金已经花在房子上了。

金妮的妈妈开始从事别的工作，好付清余款。

金妮试着开了开门，门锁着呢。她冷静地耸耸肩，走向后门，后门也锁着呢。她又试了试打开窗户，但是心里明白窗户肯定也打不开。妈妈喜欢把家里锁得严严实实。他们的邻居虽然是蓝领阶层，但那也是十年前的事了。

金妮敲了敲门，又摁了摁门铃，一点动静都没有。

她妈妈真这么做了。金妮打破了宵禁，她那讨厌的妈妈把她锁在了外面。

该死的。金妮想去先散个步。可能一两个小时后，她妈妈就会明白她晚回家有她晚回家的道理。

金妮沿着漆黑的道路走着，路过一间又一间的小房子。

她站在乡间小路的岔口，一辆多功能越野车与她擦肩而过，然后在六十英尺开外“吱”的一声停了下来，刹车灯亮了，她看到一双龙一般的眼睛。驾驶室探出了一个脑袋，由于天太黑了，只能看清一个棒球帽的轮廓。一个低沉的男人声音传来：“搭车吗？”

金妮并没有花太长时间考虑。这辆车看起来很贵，这声音也很低沉。看起来她今晚终于要转运了。

五分钟后，金妮就意识到自己错了。她爬上车，用手抚摸着柔软黝黑的皮革。开车的中年男子衣冠整洁，金妮咯咯地笑了。她告诉他自己车没油了，接着又咯咯地笑了，建议这位男士在街区内载自己一程。

那位男士没多说什么。他向左转了个弯，又向右转了一个，然后突然冲向巨大的仓库，在那里熄了火。

金妮哆嗦了一下。和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单独在一起总会有感到害怕的时候。但她应该记得，她根本没必要害怕，因为她连最宝贵的贞洁都失去了，那些混蛋们也不能再夺走她什么。

那个男人转过身，金妮发现此刻在自己面前的是一张毫无表情的面孔：坚硬的方下巴，紧闭的双唇，眼睛硕大，透着无止境的黑光。

男人好像知道金妮会做出的反应，好像想要享受金妮脸上出现表情的那一刻，他慢慢地抬起棒球帽，露出了自己的前额。

金妮的手放在牛仔裤口袋里，紧紧地攥着汤姆给她的戒指。因为她只看这男人一眼就能立刻明白：她妈妈再也不会担心宵禁问题了，年轻的汤姆在他朋友面前也再也不会感到尴尬了。

因为面前的这个男人是绝对、绝对不会让她离开的。

有的女孩儿冰雪聪明，有的女孩儿眼疾手快，有的女孩儿满面羞红。而金妮，可怜的金妮·琼斯在四年前，她妈妈的男朋友第一次出现在她卧室的时候就明白了：她只有一种方法拯救自己。

“好吧，”金妮轻快地说，“咱们别兜圈子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到底想让我做什么呢？我要开始脱衣服了。”



# 第一章

这些事情没有人会告诉你，你必须一件一件亲身经历。

只是前几次会有点疼。你撕心裂肺地喊叫，喊得嗓子嘶哑，眼睛红肿，嗓子眼涌出一股奇怪的味道，好像是胆汁、呕吐物和眼泪混合在一起的怪味儿。你哭天喊地，叫爹叫娘。不明白现在发生了什么，甚至不相信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然而，这种事确实是在发生。

慢慢地，你就习以为常，变得沉默不语了。

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不会永远持续，也不能永远持续。只是要消耗大量精力去承受这些苦难。事实上，面临陌生事物的时候，就是恐怖的事情要发生的时候。但是一旦这种事情屡屡发生，你遭受玷污、暴打，受尽凌辱之后，一件一件经历这些以后，对这种事情也就不再陌生了，不是吗？再次遭遇这种乱性之事，虽然感到震惊、疼痛、羞愧不堪，但也变得习以为常了。这就是自己的命运，这就是自己造成的生活。你无可选择，只能沦落成这样的人。

只是收藏品中的一个罢了。

## 第二章

“蜘蛛们总是在密切窥探，伺机捕食，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猎食蜘蛛的动物也同样在窥探着它们眼里的猎物。蜘蛛能巧妙地伪装自己，还可以敏捷快速地逃走，所以总能转危为安。”

——《蜘蛛家族》

选自《黄金指南》，赫伯特，洛纳·利瓦伊著，  
圣马丁出版社，2002.

“我们遇到麻烦了。”

“别开玩笑。兴奋剂大批生产，中产阶级收入越来越少，更别提全球变暖引起的骚动了……”

“不是，不是，我们是遇到实际问题了。”

金柏莉叹了口气。他们已经在这个犯罪现场连续工作三天了。这三天里，她习惯了飞机燃料燃烧和尸体烧焦的气味。她又冷又渴，肚子还时不时地疼，这时候出现一个实际的问题对她来说可要费不少劲儿。

金柏莉一口气喝完了瓶子里所有的水，转身离开了临时充当指挥中心的帐篷城，然后对队友说：“好吧。哈罗德，是什么实际问题？”

“嗯……嗯……你得亲自去看看才会相信。”

哈罗德没有等金柏莉回答就快步离开了，金柏莉只能紧跟其后。

哈罗德沿着犯罪现场警戒线外围一路小跑。被包围起来的现场原来是一片田园绿地，与一片茂密的森林连着。现在一半儿树梢都折了，草地上露出一条曲折深邃的裂缝，一直延伸到烧黑的机身和变形的右翼，这是一架约翰迪尔牵引式飞机。

深入现场内部，飞机的残骸更是一片狼藉。大小不一的碎片在地上乱糟糟地平铺着，还有生物污染的危险，杂乱的金属、玻璃碎片对现场人员来说也是威胁。即使是最具经验的证物收集专家，对这种现场都感到窒息。来到现场的第三天中午，金柏莉的团队已经度过了不知从何下手的艰难时期，进入到了资料记录阶段，他们已经准备完成任务回家大吃一顿了。每人都扔掉了吃剩的止疼药，正在享受这舒适的午休时刻呢。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哈罗德会在这个时候带着金柏莉离开指挥中心。外面的发电机嗡嗡鸣响，成群的调查员乱乱哄哄，声音交杂在一起……

哈罗德还在直线大步跑着，一百五十英尺，三百英尺，两千六百四十英尺……

“哈罗德，究竟发生了什么？”金柏莉忍不住了。

“再过五分钟你就知道了。”

哈罗德加快了脚步。金柏莉从不是丢盔弃甲之人，她咬了咬牙，紧跟着哈罗德。他们到了现场边界，哈罗德右转走进了一片小树林，面前一片狼藉，高耸的树枝像残缺不齐的白色长钉笔直地刺向阴郁暗淡的天空。

“最好是好事儿，哈罗德。”

“呃。”

“如果只是为了给我看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罕见苔藓，濒危草种，我就杀了你。”

“放心吧。”

哈罗德在凌乱的树丛里踉踉跄跄地穿行着，绕开了树林下茂盛的草丛。他停下来时，金柏莉差点撞到他后背上。

“看上边。”哈罗德说。

金柏莉抬起头。“啊！见鬼。我们真是遇到麻烦了。”

金柏莉·昆西是一位联邦调查局特工，各方面条件都不错：面容姣好，聪明能干，血统高贵。她的父亲曾是联邦调查局的分析员，是位传奇人物，在研究院和道格拉斯、莱斯勒一样，颇受欢迎。金柏莉齐肩金发，清澈碧眼，一身贵族气质。这些是遗传了她死去的母亲，但是关于她母亲的传闻这辈子都会笼罩着金柏莉。

她身高大约五英尺六英寸，身材高挑，体形矫健，拥有持久的耐力，而且精通武器，很有名气。她对私下个人接触强烈排斥，这一点也很出名。她不是那种让人一见钟情的人，但确实能赢得同事们的尊重。

今年是金柏莉加入联邦调查局亚特兰大办事处的第四年，她被分配到了暴力犯罪组，成了亚特兰大三支应急调查小组之中一队的组长。她的事业的确是走上正轨了——至少在五个月前是这样。但也并不是完全无忧无虑。她不用继续参加枪支训练了，但舞枪弄棒仍然是家常便饭。如今的调查局自认为是一个文明的政府组织，只关心公平

公正和性别权力问题。就像金柏莉的同事平时嘲讽的一样：“调查局早就不同往日啦，可不是你爸爸上班的时候那样。”

现在的金柏莉有更棘手的问题需要考虑：现场警戒线十英尺外，高大的杜鹃丛上晃晃悠悠挂着的断腿给她带来了新的麻烦。

金柏莉和哈罗德·福斯特急匆匆地赶回了指挥中心。在回去的路上，金柏莉问道：“该死的，你是怎么发现的？”

“鸟群，”哈罗德回答道，“我看一群鸟从这个小树林里飞了起来，就想到这周围肯定有吃鸟的动物，然后就想是什么东西吸引了这些动物去那儿的呢。然后……”哈罗德耸了耸肩，“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

金柏莉从小在城市长大，她根本不明白哈罗德在说什么，但是也点了点头。她旁边的哈罗德可是在乡下的小木屋里长大的，以前还在美国林业服务局工作过。他有跟踪山猫的本事，还会剥鹿皮，还能根据树上的苔藓状态预测天气。这位身高六英尺一英寸，体重一百七十磅的特工，不太像伐木工人，而更像是一根电线杆，但这根电线杆却敢尝试一天二十英里的徒步旅行。当时，亚特兰大应急调查小组负责处理当地奥林匹克公园爆炸事件，侦查鲁道夫现场，哈罗德穿过四十五度斜坡的茂密森林，在其他工作人员到达前的一个小时赶到了目的地。

“你要告诉蕾切尔？”哈罗德问金柏莉。

金柏莉回答：“我必须告诉她吗？”然后接着说，“我觉得所有的功劳都应该属于你。”

哈罗德答道：“不，不，说真的，你是队长。而且，蕾切尔也不会做不利于你的事。”

虽然没有必要，他还是重点强调了最后一句话。金柏莉明白他的意思。当然哈罗德说得也对。

金柏莉摸了摸肚子，假装自己并不反对哈罗德的观点。

金柏莉眼前遇到的麻烦还要从星期六说起：727次航班早上六点零五分从北加利福尼亚的夏洛特敦机场起飞，机上有三名机组成员，装满了信件。本来飞机预计在七点二十分到达亚特兰大，但是当时空气潮湿，雾气弥漫，还有潜在的冰层，飞行条件并不好。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事故，还有待国家安全委员会去调查。快到预计到达的时间时，飞机准备在跑道上降落，右翼突然被茂密的树枝卡住了，机身倾斜滑落到了一块农田里。紧急情况下，飞行员急刹导致飞机翻转，撞上了农田里的一辆收割机、两辆卡车和一辆拖拉机。然后飞机又冲出去半英里，散落的金属碎片顿时四处飞溅，最终导致了机身失火。

救援车辆赶到的时候，机组人员已经全部丧生了，现场只留下了半英里的残骸碎片——三具尸体，飞机燃烧后的残余物，四辆农用机车损坏后的残片，以及一片狼藉的信件，除此之外并没有太多其他的细节。随后，国家安全委员会进入现场展开了调查。根据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亚特兰大州调查局的三支应急调查小组开始协助证据收集工作。

调查局高级组长蕾切尔·蔡尔兹赶到了现场，她的首要工作就是确定警戒线。按照规定，确立爆炸和飞机事故的警戒线需要测量最初爆炸现场与发现最远证物地点之间的距离，然后在此距离一点五倍远的地方设定警戒线。比如最远距离的证物离现场三百英尺，就要在